

■工会岁月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飘过，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某些人和某种符号留了下来，比如一次活动、一个日子、一张照片……



让职工书屋溢满书香

□崔汉婕 文/图

在我过去担任单位工会图书管理员的十年里，网络阅读逐渐兴起，纸质图书阅读越来越不受欢迎。这些特质无不反映到我所管理的单位职工书屋。

书屋是为职工借还、阅读书籍的场所。在刚接手之时我就发现书屋里的图书破损、污渍现象严重，职工借阅量也不大。

一开始，我真的很难适应这样的工作环境。因为我在上学期间所受教育一直都是“书籍是我们的朋友，每本出版发行的书都能启迪我们的智慧，更是作者辛勤劳动所创作出的结晶。”

只是为何上班之后周围人对书的理解却如此不同了昵？而且借阅者并不多，他们对书的态度好像很淡薄。这让我很是不解，也一度非常困惑。

但随着同职工们接触增多，对他们的思想也有了些许了解，我应该适时地与时俱进，时时调整思路，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们交朋友，让书香把他们吸引过来。

通过与职工们沟通交流，我了解到他们不是觉得职工书屋里的书籍不好，也不是不喜欢看书学习。而是觉得网上阅读更方便，也能更快接触到最新最流行的书籍。至于丢失、损坏图书，实在是因为借书次数少，加之工作忙碌而遗忘。

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我和他

们继续交流，近些年，随着网络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廉价快捷的网上阅读，而不愿再去购买纸质图书，更忽视了对纸质图书的保养、爱护。

如果从经济学角度上看，电子阅读确实更为经济实惠，但要从提高文学修养底蕴这一精神文明建设层面来看，电子阅读对人类灵魂的震撼程度却未必能替代纸质图书阅读。

经过一次次深谈后果然有了些成效，前来职工书屋借阅书籍者明显增多了。不仅自己来，有的职工还带孩子来一起看书，培养下一代的阅读习惯；还有的职工为了借到称心书籍，认真与我交流，虚心请我推荐，每当此时，我都会根据他们的需求耐心细致地告诉他们我的一些推荐和看法。

后来职工书屋的规模不断扩大，增加了不少新书籍，有经典的也有流行的。在保证图书质量的前提下，还丰富了种类，真正满足了职工需求。职工借阅图书情绪渐渐高涨。

其实我知道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当他们在抚摩躺在手掌心上的书，感觉着它的重量、温度，体会着里面一页页纸张从指间滑过，闻着从纸张里散发的香气时，他们就早已感觉到那是一个鲜活厚重的灵魂在同他们对话呢。



杀猪水洗年澡

□黄宇辉 文/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西北农村生活。由于常年干旱缺水，所以人们视水如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更是倍加珍惜每一滴水，因而洗澡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件很奢侈的事情。

夏天天热大人们也就是接盆凉水，穿着短裤，把毛巾打湿，

■家庭相册

从上到下敷衍一下。到了冬天，由于天气寒冷，连擦身子这个环节也省去了。条件尽管如此艰苦，年前洗年澡那可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节约用水，我们小孩子们都是用过年时杀猪后烫过猪毛的水来洗年澡。

那时还是生产队，每到腊月二十前后，队上就杀猪宰羊，杀的牛羊肉像分口粮一样分到各户。杀猪之前，村民们选择一个晴好的天气，在生产队场院里找一个朝阳避风靠墙角的地方。支上一口直径约两米的大铁锅，盛多半锅水，把水烧得滚烫。等杀猪匠把猪脖子捅上一刀使猪致命后，若干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就把咽气的死猪抬到锅前，使猪的整个身子缓缓淹没在热水锅里，然后四个人每人把持一条肥硕的猪腿，让猪的全身在热水里上下左右翻腾，目的是好褪去猪毛。就当猪在热水里褪毛的当间，已有大人迫不及待地拿着水盆、拎着舀子在锅外等候舀烫过猪的热水了。

当猪毛褪完，白花花的肥猪捞出锅，大伙蜂拥般涌向铁锅，

各自舀满热水，喊着在村场上看杀猪的自家孩子的名字，让他们赶快过来，趁着水的热乎劲儿赶紧洗澡。

小孩子们平时没有洗澡的习惯，看着浑浊不见盆底还夹杂着猪毛的热水，都极不情愿。这时大人们就很严肃地对孩子说，要是不洗澡，过年就不给他们穿新衣服。为了过年穿上新衣服，孩子们只好屈从了大人的要求，有的大人干脆哄骗孩子，用烫过猪的水洗澡有营养，猪油可以滋润皮肤，渗进皮肤后还可长肉肉，孩子们信以为真。就这，去的晚的还抢不到杀猪烫过猪毛的热水呢。

为了防止小孩感冒，大人们在各自小孩洗澡地方的周围燃起熊熊篝火，小孩则脱光衣服，站在水盆里，从头到脚，任凭大人摆布。一个个黑黢黢小花猫一样的“脏孩子”，尽管只是用浑浊的杀猪水洗澡，但洗完之后，个个露出皮肤的本色，也是眉目清秀、粉嫩可人，比平时帅气了许多，这下就等着欢欢喜喜的穿上新衣服过新年了。

■青春岁月

“知道都让你偷吃了”

□张建华 文/图

前几天和朋友在网上聊天，谈到一件事时他说“知道了”，我忽然想起了小时候常说的一句俏皮话，就回答道“知道都让你偷吃了”，结果把他说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我给他讲起了这句话的出处。

我今年五十多岁了，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小时候家里都很穷，而且那个年代物质资源也相当匮乏，所以孩子们都特别亏嘴，平日里很少能吃到可口的零食，即使是1分钱一块的水果糖大多数家庭的孩子也不是随时都能买得起的，所以过年就成了孩子们日夜祈盼的最美好的日子了。

一进腊月门儿大人们就开始筹备年货了，凭票供应的花生、瓜子、糖果等零食本就为数不多，又怕馋嘴的孩子们在年前就把“奇货可居”的好东西给偷吃掉。为了隐藏这些“珍贵”的年货，家长们真的是绞尽了脑汁。有的藏进柴房、有的吊在顶棚……可谓是“各村的地道都有许多高招”。

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家长们再高明的隐蔽术也阻



图中站立戴红领巾的女孩就是文中提到偷吃瓜子的女娃。坐在桌子边的是她的父亲，一位老实本分的汽修工人。照片拍摄时间不详。



照片当中位置坐的是我大姨，最右侧坐的是大表姐。虽然当时已经进入了80年代，但农村的习俗仍没有太大改变。炕沿边散落的一把花生就是当年我们这些孩子过年时最喜爱的零食了。

自然免不了被暴揍一顿。

后来人们因此衍生出一句调侃人的俏皮话“知道都让你偷吃了”，大多是用来讽刺一知半解、不懂装懂的人或事。

眼看又要过年了，现在的孩子们再也体会不到我们小时候过年的心情，也不会尝到那种因为渴求一点零食而备受“煎熬”的滋味，唯有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才会依稀留下些心酸又有趣的回忆。

■征稿启事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图片故事

重聚腊八时

□马振涛 文/图

两年前的腊八节夜里，窗外飘起了雪花，纷纷扬扬。我在书房里泡上一杯浓浓的普洱茶，随手翻看着一本相册。

目光落在一张老照片上，那是初中毕业照，屈指算来，离现在已有24年了。大昌、猴子、猢猻……虽然绰号还能叫出，但有几个人的名字却想不起来了。

这是一张六寸的黑白照片，纸页泛黄了，是青葱岁月里的青



葱留影。同学们的脸庞稚气未脱，班主任李京华老师，那时是40岁不到的美女。和她并排坐在我们中间的是“数学魔圣”李希老师、“重力加速度圣斗士”小刘老师和“美音范读”赵德才老师。背景中一棵大槐树，当年就在教学楼的甬道旁边，每天蝉和鸟儿随着我们的读书声在绿荫里鸣唱。

也巧，不几日，放在办公桌上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陌生的

号码，接通后，那边传来一个厚重的声音，“马振涛先生吧，我是……”“要是售房、租房、理财基金的您就免谈吧……俩字儿——没钱。”

刚想挂上电话，那边突然传来一声嗤笑：“好你个妖孽，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我是班长老猴儿，少废话赶紧加我微信，同学们都想死你了……”

这可太好了！真是想睡觉就来枕头，这下终于找到组织了。

进了群我才知道，原来，已经当上派出所所长的班长侯占奎，翻看《劳动午报》时，发现了一篇我发表的散文和一张20年

前的工作照，一下子漏了底，他通过多方渠道打听，最终在茫茫人海中把我“揪”了出来。

群里视频上，老同学见面那叫一个亲，互相述说着别后的想念。同学们变化很大，又好像根本没变，感觉还是小时候的样子，还是原来的性格，还是原来的容貌。互诉衷肠时，不禁按下语音键，唱起了那首小虎队的《蝴蝶飞呀》，慢慢地，在线的同学全部加入合唱，情到深处已是眼含热泪。

又进腊月，这次我们全班同学要重聚腊八时，体会一种久别重逢的别样情。